













我的第

田間

戰士們  
永遠笑着……

長活的兒子  
十九歲  
大嘴脣  
他抽煙去了

那槍膛裡  
裝着子彈  
沒保險機  
沒彈好

「呸……呸……」  
他抓住槍  
他發抖……

我恨他  
我又愛他  
飛過去  
白楊樹呢

風吹過來  
「卡——」  
兩分鐘  
槍走了火……

他——李誠同志  
靠近些  
「卡——」  
丟在班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卡——」  
丟在班裡……  
靠近些  
「卡——」

隨營和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造肛門及其他

在自校的走廊下，一位紅光滿面，臉手肥胖的青年戰士，在日本轉瞬的翻閱着報紙。

「這就是趙勝望，」通訊員指着這位年輕的戰士說：「他有人造肛門！」

說明來歷後，我們就開始談起起來。

趙勝望是二二〇師的戰士，一九三九年，在冀中作戰，直腸被砲彈穿孔，大便從穿孔地方流瀉；白求恩大夫會把穿孔縫好，當時因為行軍又化了膿，前年十月百團大戰後，柯棣華大夫從前綫歸來，給他做了個「暫時人造肛門」，準備在幾天以內實行手術，因為反掃蕩開始，有一段日子有了病菌，柯大夫就用「斷端吻合」的手術把它割去，並重新縫好直腸的穿孔。這樣，在最初二三個月的時候，後來直腸穿孔又有膿，柯大夫看到這種情形覺得趙勝望的同意就做了「永久人造肛門」。

「要不是柯大夫，我就完蛋啦！」趙勝望裂開肥肥的嘴笑着，解開腰帶，掀起褲襠，指着肚臍左下方一個小石櫥般的疙瘩說：「這就是「人造肛門」，大便從下邊這口排泄。」

「你能控制大便嗎？」我望着那紅紅的「人造肛門」問。

「還不能完全控制，不過什麼時候大便我是知道的，一天平均一回。」

離開了趙勝望，我便去訪問實行這奇特手術的柯大夫。

「人造肛門並不重要，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柯大夫笑着說：「在敵後的困難條件下，做「斷端吻合」的手術才是重要的，因為這是不平凡的手術，它需要從各方面注意：嚴密的消毒，豐富的經驗，熟練的技術，這好像做一件漂亮的衣服一樣，要細緻、精巧、藝術……」

他笑着，給我講述着實行「人造肛門」手術的經過。之後，又告訴我：

「最近，我的一個衛生所長匡華，胃腸門地方生了個瘡子，胃腸夾起來，不說說吃飯，就是喝水也要吐，一個星期準死，我們實行了「胃腸吻合」，叫食物不經胃門從胃的中部直接入腸子。現在他好了，這也是一個極複雜的手術。要是外邊大醫院，可不知道要多少錢！」

由於熱情的握手，謙遜忠誠的態度和懇切的談話，我完全沉溺於他的友誼之中，而忘却他是一位印度籍的國際友人。聽到他說「外邊」，使我忽然聯想到他的過去生活，和英印問題。

於是，我們的談話轉向印度。

「自然，這裡（指邊區）物質方面較印度差，但精神方面可比那邊痛快多了！」

柯大夫揚起了頭，明亮的眸子轉動着，顯然，他是想起了他的祖國。

我們正談得起勁，白校江校長來了，他是一位年青的科學家，一位八路軍老幹部，爽快和氣，很快就和我們一同談起來。

「現在，我們除了試驗中藥已有很大成效外，研究「神經封鎖」治療法也獲得一些成績。」江校長吸一口煙：「去年十月間一分區一個戰士腿部受傷，癱瘓壓迫神經，使腳痛得厲害，甚至他同意把腿鋸下，我們根據「神經封鎖」治療法，把交感神經切斷，不久，就完全好了。實行這種手術在中國是極少的！」

「在醫學的領域裡有神經病理學和細胞病理學，後者以病源起於細胞，易犯狹隘的經驗主義，前者以病源起於神經，很早就有人倡導，後被細胞病理學壓倒，近世蘇聯斯波林斯基根據臨床經驗又重新加以研究倡導，其適應症：止痛，慢性關節炎，慢性濕疹，色素斑，網膜炎……」江校長高興的說：「根據「神經封鎖」治療法，我們還治好幾個慢性濕疹，造了幾個「人造氣胸」，用這種東西把肺部的空氣打入胸腔，壓縮肺葉如此可使肺休息。」接着，我們又談到白校軍民關係。江校長說：

「白校是八路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衛生學校，它不僅為八路軍治病，而且為老百姓治病，所有待遇都是一樣，因此，有些敵佔區的老鄉也來這裡看病。」

之後，我們又談到醫藥指導委員會的工作，和自校教授們的刻苦耐勞，與集體研究的精神。的確自校教授們是繼承與發揚了白求恩大夫為革命事業而積極工作的光榮傳統，每天，他們教課、實驗、治病、看病人，像傳萊（奧大利人）大夫一天也看幾次病人，去年只實行手術就有「一千八百次之多，其中有三十多是複雜的細微的腹部手術，可是從沒有一個化膿。在他們熱心培植之下，更造就了成千成百的醫務人材，如果白求恩大夫知道這些，在九泉之下，也會瞑目吧！」